

# 旅途上

楊麥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上 途 旅

楊 麥 著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7・長春

## 內 容 簡 介

这本短篇小说集包括八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。在这些作品里描写了不同的事物、不同的人：有受到农业社五保照顾的老太太，有不管社员疾苦的乡干部，有受群众爱戴的供销社员，也有在农村积极工作的高小毕业生……。

“眼”是通过错眼的故事，表现了高小毕业生李长生在农业社工作的热情，以及老农民宋福贵的那种认真、踏实、对人对事的负责精神。

“旅途上”写了两类人。作品通过老木工王成业到工地去的一路见闻，批判了那些贪图安逸无所用心的人，揭露了他们肮脏的心灵；同时也歌颂了那些勤勤恳恳工作的人。

“变化”是通过社员闹事——偷稀饭事件，表现出社干部由于脱离生产，而造成的高高在上、不管群众疾苦的作风。

此外还有“园子地”、“早晨”、“力量”、“分歧”、“晚年”等五篇主题不同的作品。

旅 途 上

楊 麥 著

---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長春市斯大林大街) 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

吉林日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$\frac{1}{2}$  字数：68,000 印数：3,000册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---

統一書号：10091·107

定价(6)：0.26元

## 目 次

园 子 地..... 1

早 晨.....11

力 量.....20

賬.....30

分 歧.....43

旅 途 上.....55

晚 年.....69

变 化.....78

# 园 子 地

## 一

正是李子树打苞的时候。

国营农場給孙紹周农業生产合作社送来了不少树苗，有苹果树也有梨树。

社員們高兴的了不得，一窝蜂似的拥上前，这个扛一捆，那个抱一捆，等卸完了，把国营农場的車打發走了，社主任便帶几个人一同上后崗物色栽树的地方去了。

这个堡子是个自然屯，共有三十多戶人家，堡子前面有条月牙河，后身有一道土崗子，对着月牙河圍了一个椅子圈，这三十多戶人家，就住在这椅子圈里。

大伙相看了半天，一致認為栽到崗坡窪場最合适，这地方又朝陽，离堡子又近。

合适倒合适，可这一帶淨是园子地，按着大家核計的步数栽，就要把陈老鶩和陈碎嘴的园子佔了。

提起这两家，不少人都說：“难办难办！”

主任說：“咱們社里也不找他們的便宜，按級按亩和他們串換。我看陈老鶩倒沒啥問題，別看他不言不語，心地倒挺好，就是陈碎嘴不大好办，不过咱們和他商量一下，兩相情願算事，不行再另想办法。”

主任看看大伙沒話可說，便决定自己到这兩家去走一趟。

## 二

陈碎嘴叫陈貴山，民国年間在城里張家鏵爐跑外櫃，伪滿时担貨挑做小买卖，多少年来，走南闖北練成了一付油嘴，你一提头，他就可以添个尾，屁大的小事他說起来也沒完。因此堡子里人就管他叫“陈碎嘴”。

人們討厭他嘴碎，他不但不覺，反倒嫌惡別人嘴拙，尤其是看不上陈老鷄。按他的話說，陈老鷄“就像嘴貼了封条似的，十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，純粹是塊木头疙瘩。”

陈老鷄是陈碎嘴的亲叔伯侄。他父亲陈貴田和陈碎嘴分居另住已經很多年了，一个在城里跑买卖，一个在乡下种地，兩下很少往来。

直到日本鬼子投降那年，陈貴田得了重病，他在临死前，特意把陈貴山請来，叫到跟前囑咐：“大哥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跟前也沒有一男半女。俗語說的好：‘有侄門前站，就不算孤老汗’，你就多教管点老鷄，叫他养你老吧！”

本来以前陈碎嘴半个眼角也沒看上陈老鷄，但是現在不同了，自己一天天老了，無兒無女，落叶总得归根，只好退一步想，由城里搬到了乡下来。

陈碎嘴不討厭老鷄了，可是陈老鷄倒看不上陈碎嘴了：有事沒事总有喀嘮，嘴說一套，手做一套，一点不像个“根本”人。

因为爷倆的体性不同，一說話就頂嘴，一頂嘴就好几天不說話，不知不觉在这兩代人中間，就豎起了一道牆。好友在一塊对付了一年，只得又分居另住了。

## 三

陈老鷄和他媽仍在后山根住，陈碎嘴和他屋里的搬到前河

沿去住。

社主任从后崗下来，就拐进了陈老鳊的屋子，陈老鳊正給合作社的牲口搓韁繩。

主任問：“老鳊，看見农場給咱們送树苗子来了吧？咱們得找个好地方栽上啊。”

老鳊沒吱声，仍旧搓他的繩子。

主任瞅瞅他又說：“方才大伙核計了一下，把树苗栽到你和你大爷的园子地上最合适。”主任以为說到他的地上他一定会吱声的，誰知他仍旧一声沒响。主任又破解着說：“你也不用担心，社里絕不会讓你們吃亏。你考虑考虑，这是为了全社。”

老鳊这才不慌不忙的抬起头說：“还用問么，为全社的事我多咱有过意見。”

主任笑了笑，出了老鳊家，到了陈碎嘴的家。

“老陈哪，农場給咱們送了不少树苗，咱們可得好好侍弄侍弄。”

陈碎嘴馬上接过去說：“那是当然喽，人家对咱們可真是十个头的，比方去年春換給咱們那匹一号种馬，誰見了誰不伸大拇指头，再比方今年送給咱們改良种的辣椒秧，再比方……”

主任怕他比方下去沒头，忙攔住他說：“这些，別人都知道，只是現在送来的这些树苗還沒地方栽呀！”

陈碎嘴說：“合作社关上门都是一家人，往哪栽还不行，你这人哪，就是这样顾虑性大。”

主任又把和陈老鳊講过的話向他講了一遍。

陈碎嘴先打了一个“笨”，眼珠一轉，接着又說：“你說咋好就咋好。”

主任真沒想到这件事办的这么順当，他乐顛顛地跑回社，

就領着人把樹苗栽上了。

把樹苗栽完了，人們都走了，主任還不放心地把所有的樹苗都踩了一遍，才輕鬆地喘了一口氣，直起腰，望一望堡子。

堡子里正在燒下晚火，炊煙一縷縷地從煙筒里冒出來，漸漸地和雲彩混合到一起。夕照日頭穿過煙雲，給每一座房脊洒上一片紅光。

主任睜大了兩隻眼睛，瞅瞅陳老驀的房子，又瞅瞅前河沿陳碎嘴的房子，他心里還不住地琢磨今天這件事。他有點納悶，過去不論是土地入股，評定額……，在陳碎嘴身上都費了不少口舌。今天他为啥這麼开通了？……

他想了好久，認為：是真是假還得用事實去考驗。

最後決定：“明天晚間就開社員大會討論，決定這件事。”

#### 四

社員大會是在合作社夜校開的。

听完社主任把串換地的根蒂來由講完，趙老大頭一個就亮開嗓門說：“依我看，後崗子上去年種小豆的那塊地給他們就滿妥。”

會計翻了下土地台賬說：“不行啊，那塊地是二十級，老陳的園子地我記得是三十二級。老驀的是三十五級，這樣串換不公平，依我看，最合適是金德貴那塊南北壟，級數比老陳的高一點，和老驀的一樣。”

大伙都認為合適，主任也覺得差不多。他講了一遍串換地一定要兩相情願的話以後，說：

“金德貴上區去了，沒在場，咱們先不管他。老陳你們爺倆先考慮考慮，看會計提的合適不？”

沒人吱聲。會場沉靜起來。

老蔣不說話，沒什麼稀奇，可陳碎嘴為什麼也不說話了呢？大家都很納悶。

主任看了陳碎嘴一眼說：“咱們合作社講的是自願，你們有意見只管提，也要打破顧慮。”

陳碎嘴這才慢慢地張開嘴：“那麼，本來嘛，社里是打算給串換一塊好地，我沒意見，不過……”

趙老大站起來說：“有話就直說別繞彎。”

陳碎嘴瞪他一眼，又拖着腔說：“不過咱們合作社講的是集體性，土地連成片，那塊南北壟正好和長壟連起來，我怎麼能為自己影響社的土地連片呢？”

“唉喲，老碎嘴子！”會計忙解釋，“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，你忘了咱們要開水田了么？過幾天還要从長壟和南北壟中間挖溝呢！”

陳碎嘴一看這個方法沒好使，一時也想不到再好借口的方法，尋思了一下又說：“主任哪，我看這會也不用開了，南北壟不行，就是咱們決定了，金德貴回來也不一定同意。我還是那句話，咱們關上門是一家人，我的園子地也不要了，吃菜的時候，到誰的園子裡去掙點就行啦！”

大伙一听就知道是地不如他的心，有人說：“你願意要哪塊，自己也可以提呀！”

陳碎嘴心裡早相中了社裡那塊丰產地了，只為不好意思提才耍了這套花招。花招沒耍成便甩起硬鋼來，“不要了，哪塊地也不要了。”

“我說陳碎嘴子，當初你和主任說的話一妥百妥，怎麼一要真章就變卦啦？你這叫辦的什麼事？”趙老大气急了。

陳碎嘴猛一下子站起來，指着趙老大說：“你會辦事，讓你辦。”一邊說着一邊往外走，大伙攔也沒攔住。

“不用攔他，沒有他的地咱們還不栽樹啦，明天把樹苗拔出來，栽到別的地上去，連陳老鶩的地也不要！”趙老大一跳八丈高地說。

老鶩慢慢站起來，慢聲慢語地說：“我說趙老大，咱們打盆說盆，打碗說碗，你挑刺別碍好肉啊！”

主任覺得老鶩說的很對，便急忙攔過去說：“趙老大，你不許像個瘋狗似的到處亂咬，這與人家老鶩有甚么相干？關於陳貴山，他可能別有用意……”

這時不少人同時說：“私心太甚！”

主任說：“甚不甚的扔在開外，反正是想多佔社點便宜，弄塊好園子地。”

## 五

陳碎嘴想把那塊豐產地弄到手，做園子地的思想早就有，不過總沒有機會。昨天主任和他商議串換地，他以為這下子機會可來了，哪曾想又要落空！他一邊往家走，一邊還在核計：怎么才能把那塊好地弄來！

陳碎嘴走到家，剛一進門，他老婆劈面就問：“給哪塊地啦？”

“金德貴那塊南北壩，我沒要！”

“不要能行嗎？”

“有什麼不行，換地是兩下情願哪！”

“如果老鶩要了呢？”

“老鶩在會上連話都沒說，他還不是看我的眼色行事啊，再說金德貴也不一定樂意，你忘了他埋交界石那回事了嗎？”

“啊，啊……”他老婆點點頭。

金德貴埋交界石，那還是剛建社不久的事情。有一天夜

里，陈碎嘴起来解手，隔着秫秸障子看到一个人扛着个什么东西，从地里往堡子走。陈碎嘴很纳闷，等走到近前，他才看清，是金德贵肩上扛着把铁锹。陈碎嘴明白了，从后门出去，拦住金德贵就叫了一声：“老金家大兄弟，深更半夜你干啥去了？”

金德贵被他冷不防的一问，哦哦了几声也没说出话来。

陈碎嘴笑着说：“是不是埋交界石去啦？”看到金德贵那种惶恐的样子又说：“咱们谁跟谁还用瞒着，有心眼的人都会像你这样留个后手。”

金德贵这才说了实话：“谁知道合作社靠住靠不住啊，若真有那天，股金可以不要，这块地可不能失落。看哥们的面上，千万……。”

陈碎嘴说：“放心吧，咱们是谁跟谁！”

一年来，陈碎嘴除了他老婆而外，对谁都没讲过这件事，他自己也早都忘到脖子后去了。不过今天想起来，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把柄，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信，安静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社主任又来找陈碎嘴，陈碎嘴张口就说：“我不要南北坳可不是我嫌地不好，而是怕金德贵不愿意，你还是问问金德贵去吧！”

其实金德贵昨晚回来，就托人告诉主任，他没意见了。主任听他这样一说，以为金德贵又说了什么，点点头就向金德贵家走去。陈碎嘴有点不放心，就偷偷地跟去了，躲到房山头儿，听金德贵说：“地入了社，就由社统一调用，我没有二话。”

又听主任说：“有人说你不同意呢。”

“若是一年以前，我也许不同意，可是现在呀，我一百个同意，实不相瞒，我还埋了交界石呢！”

陈碎嘴像挨了一棒子一样，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往回走。

刚走过横街，主任撵上他说：“金德贵同意啦。”

陈碎嘴强做笑脸地说：“啊！……好哇，好。……”

主任又说：“那就说一定吧，别三心二意的啦。”

陈碎嘴寻思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嘿，像金德贵咱们这些明白人，倒是好办事，我现在就愁老蔫，那孩子抓着一道跑到黑，他一定想不通。”

主任笑了笑说：“老蔫早到南北墙刨茬子去了。”

陈碎嘴还嘴硬：“不，不会，不会！”

主任领他绕过房山头，往南北墙地里一指，说：“你看，那是谁？”

陈碎嘴仔细一端详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老蔫。



陈碎嘴强做笑脸地说：啊！……好哇，好。……

他气的直跺脚，一直奔南北壩走去。

## 六

陈碎嘴来到老蔺身后，看着他一心朴实地忙的满头大汗，气更大了，有心申斥他一頓，又怕老蔺和他吵起来。他想了一想，便用关心的口气說：“你这个傻孩子，人家給你塊石头你也当元宝啊！”

老蔺回头扭了扭他，又揚起了鎬头。

陈碎嘴进一步說：“老蔺，咱們不能要这塊地。”

“你說要哪塊？”

“比方堡子西头那塊丰产地，是公有地，也不用換地照。再比方这塊地是黑土地，滿地是石头，哪跟那塊油沙土，鋤板一拉唰唰响……”

老蔺实在別不住了，大声說：“大爷，收起你这套把戏吧！”投給他一个不屑的眼光，“你願意要，你自己和社里去說，少拉攏我！”

陈碎嘴这回也火了，臉一繃罵道：“好哇，你翅膀硬啦，我說一句你有八句等着，动不动你就頂起我來啦，噯，你簡直辜負我这一片血心啦！”稍住一住他又說：“我看你爹的份上才对你操这个心，別看我沒兒子，打早就不指望你养我老啦，將来到社会主义呀，就是不能动彈，往养老院一住，啥也不怕了。”說完，回头撇打撇打就走。

老蔺一琢磨這話，把鎬头一扔就追过去喊了声：“大爷！”

陈碎嘴以为老蔺听信了他的話，站住脚和他說：“好孩子，听大爷話沒錯。”

老蔺沒接他的話槎，問：“养老院是給你預备的么？”

陈碎嘴說：“怎么不是，我也入合作社啦，將來成立养老院难道沒我住的份嗎？”

老蔣說：“你知道这个，为啥还要占合作社的便宜？”

陈碎嘴張了張嘴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
老蔣接着說：“社員若都像你这样，这个耍奸心眼，那个找合作社便宜，別說住养老院，我看还不得蹲露天地。”住一住又說：“你还提我爹，我爹若是知道你这样，他絕不会把我托給你。”老蔣的眼泪一对一双地落下来，他一方面想起了他爹，另一方面恨他大爷，挖大家盖起来的房子的牆角。

甚么事就怕逼。素常总不言不語的陈老蔣，今天叫陈碎嘴逼的再也忍耐不下去了。他把所有痛心的事都想起来，他的話也变得多了。

陈碎嘴本来想来教訓老蔣的，万沒想到反叫老蔣給說的閉口無言了。

陈碎嘴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軟綿綿地一点力气也沒有了，老半天也沒說一句話。

又过了一会，陈碎嘴，一个人孤單單地走了。

在他的后面，在那塊南北壟地上，陈老蔣揮动着鎬头，刨起了一片片泥土。

一陣春風吹过，卷起了枯黃的荒草，一直刮出了这块土地。

1953年12月，沈陽。

（成詩白插圖）

# 早

# 晨

初夏，明朗的早晨。

路旁的馬蘭花和狼尾巴蒿托着露珠，迎着太陽閃光。百靈鳥展開翅膀，在藍藍的天空中歌唱着。微風播送着野花的清香。

朱云清拿着一个小花包，出了堡子，順着通往城里的大道走去。这条路，她是熟悉的，从前，到地里去揀粮食穗时，从这走过；到河里去摸魚时，从这走过，她閉着眼睛也可以走到家。可是現在就像走在一個生道上似的，兩眼緊盯着路旁的花草，默默地走着。她聽不見鳥的聲音，也嗅不到花草的氣息。她順手折了一朵天藍色的馬蘭花，毫不在意的拿在手上，連一眼都沒看，也不知道甚么時候又順手扔掉了。雖然小時候她和楊青山“拜花燈”玩，曾多次戴過這種花，現在也引不起她半點留戀了，她整個思想早已飛到城里去了。

城里，該多么使她神往啊！春天，她在泡子村姑姑家，听老郑家媳妇刘淑芝講过：論住的，有大樓，里边有电灯、自来水；論娛樂，有电影院、戏院；論學習，有文化館……哪一样不比这个地方强？風起沙子动，沙嶺子像海浪似的，一乎乎地往前滾，一年累到头，哪有住在城里自在？就是当个褓姆也比干庄稼活强！

她为了到城里去，曾費过苦心，起初想找个工厂学手艺，但是工厂不随便要人，区政府又不給开介紹信。以后又想找个地方学裁縫、織麻袋……結果也都沒找成。正在焦急的时候，

她的未婚夫楊青山从城里陸軍醫院來信說：他在朝鮮戰場開汽車，碰上了敵人投下的定時彈，負了傷，已經回國休養一個多月了，傷好後，得轉業到地方生產。

朱雲清知道楊青山是一個熟練的汽車司機，他如果在城里找個工廠、機關開汽車該有多好哇！那時就可以結婚了，她就是找不到工作，也同樣可以到城里去了，他一個人掙錢，怎麼還養活不了兩口人？再用不着一輩子呆在鄉下了。

就是為了向楊青山談這件事，她今天早晨借口接楊青山出院，向社主任請了假，一個人向城里走去。

雖然在通信中，她並沒向楊青山透露過自己的主張，但是，她深信楊青山會尊重她的意見的。以前，在一個堡子住的時候，楊青山對她的主張從來就沒反駁過。以後，青山家雖然搬到楊木營子去了，兩個人也沒紅過臉。再說，青山在部隊上鍛鍊了四、五年，走過多少城市，見過多少世面，他也不會再留戀這個坨邊子了。想到這，她彷彿已經辦完了遷移證明，馬上就要到城里去落戶似的，懷着一種離別的感情，看了看坐落在河邊的堡子，堡子南頭的小河、楊樹林，和谷地里的婦女生產隊。二十幾年來，她生在這里，長在這里，和這些人一起做針線、下地。現在她要和她們分開了，走到一個更好的環境里去了，霎時，她覺得她才是一個最幸福的人，走路也顯得有勁了。

繞過兩個沙坨子，過了河，聽見背後有一個宏亮的聲音，她回頭一看，是社主任王鳳鳴。

“青山一准是這幾天出院嗎？”社主任問。

“要按他信上說的，頭五六天就該出院了，不知為啥到如今也沒信。”

“可能是延期了，不會有別的。見了面多安慰安慰他，和

他好好談談。你是團員，他是黨員，都是有組織的人，沒有甚麼談不通的。”

兩個人並肩，默默地走了一段路。

王鳳鳴走到往稻田去的岔道口時，笑着告訴朱雲清：“不要忘了快回來，你們兩個人都不小了，也應該辦喜事了。”他說完，就往水田走去了。

要攔往常，誰要是提起給她辦喜事，她早就會燒紅臉，拉着別人的膀子叫喊。可是現在，她像沒聽見這話似的，仍舊默默地走着。

當走到楊木營子堡東頭的時候，她看見苞米地里有不少翻地的。頭前那個人戴了一頂褪了色的黃軍帽，上身穿了一件白背心，脖子上搭了一條手巾。那人翻到地頭，放下鋤頭，到樹下喝水。他的水量真大，拿起壺足足喝了半天，喝完，用手巾擦擦嘴，瞅着翻到他頭前的人說：“歡干哪，伙計們，我上足了水，一會就攆上你們啦！”

聽語聲，看模樣，她都覺得這個人像楊青山。但因離的遠，看不清，不敢叫准。她緊走了幾步，不自主地喊了一聲。那個人顯然是沒聽見，拿起鋤頭，又一乎乎地翻開了。朱雲清跑上前，又提高了嗓門喊：“喂，同志！”喊完了她又有些後悔，心想：這要認錯了人可說啥好？

那個人回過頭來，她仔細一看，一點都不錯，正是楊青山。

四五年沒見面了，兩個人都有一肚子話，但是，真正見面了，又都不知道說啥好了。楊青山驚喜地握着朱雲清的手，兩個人到沙坨子上坐下了。

朱雲清低着頭，尋思了一會問：“你還認識我不？”

楊青山看了看她的臉說：“認識。只是臉長的稍微長了一